

全華叢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全華叢書

退備室屏雀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幾乎廢  
矣然而有與朱子同時其說詩獨堅守毛  
鄭不嫌與朱子立異即朱子初亦未嘗不  
深許之則呂氏家塾讀詩記是也是書所  
長已具陳振孫書錄解題魏了翁後序

中不具論特宋時學者尚絕重是書  
今則集傳風行而呂氏書至有皓首迄  
未寓目者况童蒙乎雖然集傳之說詩  
也主以意逆志不拘成說呂氏之說詩  
也主恪守師承不敢臆斷一游於虛一  
徵諸實兩賢之說吾以謂皆不可廢余

同治戊辰游鄂購得寫本其序者為  
明萬曆時江甯顧起元校者南京吏  
部史樹德謚脫不可枚舉洎辛未春  
始獲善本首序者古鄆陸釵蓋即我  
朝四庫書目所稱陸釵重刊本也屬有  
叢書之刻仍其舊再鋟之加訂正焉另

纂辨譌考異二卷附於後以公世之治  
詩者無以異於朱子而伐之毛鄭之學  
庶復振乎同治十二年癸酉三月永康  
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  
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  
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  
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  
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  
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  
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廼可得而尋  
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

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烏乎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惇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

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  
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  
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  
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  
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  
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  
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  
弟子約旣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  
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廼

畧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  
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  
安朱熹序

刻呂氏讀詩記序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辯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廼柱史應臺傅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歧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藐哉遐

矣齊魯韓毛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譌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

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寢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墮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滕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

刻呂氏以存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  
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茲  
又斯文之遺憾云嘉靖辛卯孟冬旣望古鄞陸武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之一

綱領

詩樂

刪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帙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三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卷之四

變風

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五

鄘國風 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蝮蝮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六

衛國風

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七

王國風

十篇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蕓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蘄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之九

齊國風

十一篇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之十

魏國風 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之十一

晉國風 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鵠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芩

卷之十二

秦國風 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三

陳國風 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枋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之十四

鄆國風 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之十五

曹國風 四篇

蜉蝣

候人

鳴鳩

下泉

卷之十六

幽國風 七篇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七

正小雅 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芾

出車

杕杜

魚麗

卷之十八

正小雅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之十九

正小雅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卷之二十

正小雅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極

卷之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之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之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鴛鴦

頡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卷之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白華

絲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茗之華

何草不黃

卷之二十五

正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鳧鷖

泂酌

板

卷之二十七

正大雅

蕩

目錄

行葦

假樂

卷阿

板

抑

抑

抑

既醉

公劉

民勞

板

抑

抑

桑柔

藏板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之二十八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卷之二十九

周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卷之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之三十一

魯頌 四篇

駉

有駉

泮水

閟宮

卷之三十二

商頌 五篇

那

長發

烈祖

殷武

立鳥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周易

尚書疏

韓詩外傳

周禮

大戴禮

小戴禮

禮記

儀禮

春秋左傳

公羊傳

穀梁傳

爾雅

論語

孟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楊子

管子

韓子

孔叢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史記

西漢

東漢

說苑

說文

釋文

水經注

白虎通

杜氏釋例

陸氏草木疏

鄭氏詩譜



胡氏春秋傳

呂氏春秋

杜氏左傳注

國語

韓文

崔靈恩集注

左太冲三都賦

文中字

李太師三藩賦

韓文

峯壘圖集卷

林文公集卷

國朝

文及春林集

呂刃春林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 萇

鄭氏 康成

孔氏 安國

陸氏 璣

何氏 休

杜氏 預

郭氏 璞

韋氏 昭

韓氏愈

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

橫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呂氏

藍田呂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鄭氏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導江鮮于氏

董氏

徐氏

丘氏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神效丸

神效丸

神效丸

神效丸

神效丸

神效丸

神效丸

神效丸

神效丸



羣書拾補

附錄

盧抱經堂本

永康胡鳳丹月樵甫校刊

呂氏讀詩記

三十二卷宋東萊呂祖謙著明御史傅應臺氏刻於南昌有嘉靖辛卯鄞

陸鈇序從宋本出字多從古今其本頗不易得世所通行者乃神廟癸丑南都所刻本爾余曾借得嘉靖本以相參校始知神廟本脫去兩葉其他亦有遺脫恐久遠不復見其全書故亟為補正之如左

卷一 詩樂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之前脫一段今依陸本補之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注云樂其

善使重歌而自和之

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

摯之始闕雖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注云師摯魯大

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闕雖之聲而理其亂者

卷二十七

烝民第六章鄭氏曰哀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此下嘉靖本後

印者脫去兩葉神廟本遂無從補完嘉靖本係每葉二十八行每行十九字今鈔補於後但近日書賈又作偽欺人以召旻池之竭矣徑接烝民六章之後以第五十六葉改作三十六接上三十五使人不復致疑則不但缺兩葉又共缺二十葉矣然作偽者未必盡然故今祇鈔補兩葉餘云

補之者仲山甫也 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哀

職之缺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

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

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

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之

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

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

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詩書合甫 經 呂氏讀詩記 二 退補齋

四牡騤騤

求龜反

八鸞喈喈

音皆

仲山甫徂齊式遄

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

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

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

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

心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

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

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

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

音亦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氏曰韓

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幹

古旦反

不庭方以佐戎辟

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

鄭氏

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

使成平田定貢賦

受命爲侯伯也

鄭氏曰梁山

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  
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倬然著  
明 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  
城將言韓侯故先欽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  
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 釋文曰倬明  
貌韓詩作暉 陳氏曰梁山禹治水其功有被於  
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 鄭氏曰戎猶女也朕

我也 毛氏曰虔固也

鄭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幹作楨幹而正之戎辟  
女君王自謂也 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  
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 王氏曰旣命之纘汝  
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旣戒以夙夜  
匪懈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幹不庭  
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 蘇氏曰不庭  
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

音弗

錯衡玄衮赤舄

音昔

鈎膺鏤

音漏

錫

音羊

鞞

苦郭反

鞞

苦引反

淺幘

莫歷

反幃

音條

革金厄

毛氏曰脩長張大覲見也

鄭氏曰韓侯乘長大

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

孔氏曰毛氏於

嵩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

朱氏曰覲禮執圭贄所以合瑞也

鄭氏曰覲於

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

孔氏曰箋以入

覲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



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

卷二十八

第八葉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此下誤脫十四字今補之

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王始

也

又李氏下缺一曰字

第十二葉後三行牟大麥也下文多訛脫今補正之

鄭氏曰育養也

蘇氏

曰率育徧養也

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麩之

種 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

彼此之殊 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

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訛今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

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  
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

禮皆雅言也  
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  
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

故人之學興起於詩。  
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

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  
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

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  
戒有以啟發其意故曰興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程氏曰今人不

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  
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  
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

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

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

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

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

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

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陳亢音剛問於伯

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

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  
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

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

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

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

○詩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

蒲官反

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

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

音彎

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

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馬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

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廢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尙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

句看尙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  
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  
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  
樂天知命處  
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  
至粹美此聖  
人之所取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  
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  
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  
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

以詩道其志

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

何必泥字遐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

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

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

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

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

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

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 ○後千餘年樂府皆

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

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

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

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  
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  
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  
不知德行不忝反之豉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日又  
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  
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  
古人因詩而歌

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  
宮商則爲聲聲叶律呂則爲律○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

而颺之

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

音權

大咸大磬

上昭反

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凡射

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

節士以采蘩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注云徹者在周

頌臣工之什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

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瞽矇掌九

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

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

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

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

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氏之後簡札始

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

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

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

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奏貍首以射射

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會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

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各貍首逸會孫侯

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夫先

樂金奏埽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既使臣臣敢不拜  
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

和之程氏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注云師摯魯太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

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子貢

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

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  
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  
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  
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  
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  
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  
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  
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

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 纍纍力追反乎

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

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為之歌邶蒲對反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為別故

有疑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

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

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

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

魏曰美哉泱泱扶弓反乎泱泱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

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

故曰國無主自鄆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

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

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曲樂之聲

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

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

不淫復而不厭於豔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匱廣而不宣施矢鼓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

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

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善歌者

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某

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

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  
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王

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蘇氏曰詩止於

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  
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

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

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

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

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

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

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

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

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

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



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今

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

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鄘之地而國之先譜鄘專然後譜

鄭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

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

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

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

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邾鄆之地故爲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

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

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

邶邶者為邶邶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

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

也風首衛且先邶邶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

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

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

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

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

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尙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强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尙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

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  
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  
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  
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  
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  
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  
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  
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旣極必有治  
之道危旣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

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

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

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幽孔子曰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

眾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

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

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

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

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

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

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

孔子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

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

商則頌

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

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

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

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

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

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為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



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爲證

###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

音仲

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

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

擊土鼓以樂田峻

音俊

國祭蜡

上嫁反

則歛豳頌擊土

鼓以息老物

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

頌自始至成別為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

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

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

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

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

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

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

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

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

相比狼跋其胡載壹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

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

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

鳩瞻彼淇奥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諸舉

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與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

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

○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

李氏曰頌之為字訓容漢書志曰徐

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

○程氏曰頌稱美

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之

類是也

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

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

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  
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  
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  
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

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

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

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

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

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

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

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



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  
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  
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  
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  
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  
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  
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

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

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

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

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

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

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

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

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

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

故一章而已

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

廟一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

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

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

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

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

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

當聲韻者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

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

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

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

齊人浮上伯受詩

為詩訓詁而齊轅固

也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

為博

燕韓生

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

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

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

好之未得立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

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事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  
 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  
 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  
 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

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為萇也

吳陸璣草

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  
 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



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太常卿徐

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

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前漢儒林

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傳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

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

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

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

融作毛詩傳鄭立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立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

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

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云 退補齋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

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

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

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謬

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

焚餘殘脫之經俛俛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

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

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各物敷釋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澹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剪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

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卽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  
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  
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已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  
解低一字寫